

盐城观鹤

徐迅

“鹤汀云栖”，一个多么好听的名字，好听的名字还有“潮间带”。潮间带是否类似于消落带——长江水涨水落的那一道崖坡地带呢？不好意思问人。但我知道说鹤汀云栖肯定是与鹤有关，而与鹤有关的好听名字，仿佛也只是盐城才有。

因为盐城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土地。生长的土地不仅生长好听的名字，一切都在生长。生长滩涂，生长海盐，生长荷花和盐蒿，生长芦苇，生长枇杷，也生长鸥鸟、仙鹤和麋鹿……生长东方的辽阔与壮美。在这辽阔与壮美的大地晨际，丹顶鹤细长的喉管发出一阵清唳之声，如同划破天空的一抹亮光在心里闪烁。此时，寒风吹彻，霜白大地，我看眼前百草枯黄，河里的荷叶耷拉亦如裙摆委泥，两岸的芦花在风中摇晃，一夜白头。

终于见到那些仙鹤了。丹顶鹤、白头鹤、白枕鹤、白鹤……鹤伶仃着纤细的脚，绿喙，赤顶，玄裳，缟衣。一个个体貌清奇，神情潇然。在网舍里啄食，面对游客，宠辱不惊。挤在网舍前，我看着仙风道骨般的鹤群，听着导游口若悬河的讲解。嘈杂间，终于听说放飞鹤了。鹤群如逢大赦，我们欢呼雀跃。出了网舍，鹤儿们疾步如飞，翅膀张开如翮，当真腾空飞了起来。在冬日暖阳里，或鹤首昂然，振翅声响；或鹤声清越，羽翼轻扬；或欢快地在草地上漫步，梳理羽毛，翅膀闪烁着金色的光。饲鹤人吆喝着，它们紧张张张，宛若谁手中的一只只鹤的风筝，只有突兀一声长噪，穿越时空，才让人想起《诗经》里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”的美丽诗句。

当地的朋友说，这就是盐城海涂型丹顶鹤自然保护区。在一望无际的海岸型滩涂湿地里，芦苇丛生，海涂生物异常地丰富，由于常年人迹罕至，这里显得旷远而静谧，是丹顶鹤越冬的一所美丽天堂。地球上百分之四十的野生丹顶鹤，每年都飞到这片湿地里过冬。不仅如此，这里还是国际重要的鸟类迁徙的通道之一，一到春秋时节，差不多就有近三百万只岸鸟经过这里，二十多万只水禽会在这里越冬，栖息与繁衍——二十多万只水禽，这是一个多么壮观的队伍啊！

“有一位女孩，她留下一首歌……还有一群丹顶鹤轻轻地轻轻地飞过……”



多年前，一首《一个真实的故事》轰动一时。那一道凄美而委婉的歌，那一支动人魂魄的旋律，如诉如泣，让人倍感无限的忧伤和惆怅，也让人一下子知道了丹顶鹤的故乡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扎龙湿地，知道了扎龙一个名叫徐秀娟的姑娘，

知道了她为寻找一只失踪的丹顶鹤而牺牲的故事。

扎龙丹顶鹤保护区是名副其实的“鹤家乡”。谁不知道全世界仅有十五种群、中国九种的鹤，就有丹顶鹤、白头鹤、白枕鹤、蓑羽鹤、白鹤、灰鹤六种生活在扎龙湿地呢？全球的丹顶鹤加起来不过二千只左右，扎龙就占了五百多只。丹顶鹤和各种鹤儿们生活在美丽的扎龙，但在每年十月寒流到达之前，它们却要从扎龙或更为寒冷的地方，不远千里万里，飞到黄海边的盐城越冬，一直到来年的三四月份才会迁回北方。若说鹤群历经生命的一次轮回，不如说它们是在寻找一个温暖的家。

只是我没有想到，这歌声里凄美的故事竟然发生在这里。

歌声里的徐秀娟生在养鹤世家，从小跟着父亲身边养鹤，帮着父母喂鹤，爱上丹顶鹤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后来她随父亲到扎龙自然保护区做临时工，亲自经历了饲鹤、养鹤、驯鹤的全过程，很快掌握了丹顶鹤、白枕鹤、蓑羽鹤等一些珍禽的饲养、放牧、繁殖、孵化、育雏的全套技术。一九八六年的五月，听说筹建中的盐城丹顶鹤自然保护区要人，她毅然离开自己的故乡，离开所熟悉的齐齐哈尔，带着三枚鹤蛋只身南下，千里迢迢来到了盐城。不幸的是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五日，因抢救鹤场一只受伤的白天鹅，她不幸溺水牺牲了……

白天鹅与丹顶鹤一样，在世人眼里也是古老与高贵，雍容与华美的象征。仿佛为了目睹来自北中国的那一尊洁白无瑕的化身，登上观鹤台，我们争先恐后的，都想在望远镜里看到白天鹅与那一只只来自扎龙的白鹤。遥远的黄海滩涂，芦花似雪，水田如镜，我看见天鹅和白鹤在芦苇荡里成群结队或觅食寻粮，或引颈高亢。鹤嘶鹤唳，它们时而羽衣翩跹，悠然曼舞，时而振翅掠起，扶摇直上，看着天鹅与鹤群那一道道优美的舞姿，谛听着它们那一曲曲生命的欢歌，我们诧异着大自然的美丽与神秘……鹤是仙人的坐骑，人们都当她羽化随仙而去了。

“这颗枝繁叶茂的枇杷树，可大有来头。”在盐城潮间带的艺术村，在徐秀娟曾经居住的普通屋舍前，当地人还在动情地叙述她的故事。讲解员告诉我们，徐秀娟二十三岁的青春年华定格在这里，定格在了她热爱一生并为之呕心沥血的养鹤事业中，她是新中国环保战线上第一位因公殉职的烈士。为了唤醒人们热爱自然、保护野生动物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，同时也是为了纪念她，江苏盐城市和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市扎龙自然保护区，分别都为她修建了纪念馆、纪念碑，不断宣传她与鹤的生死之恋。尤其盐城的潮间带艺术村，人们不仅小心翼翼保护着当年她与房屋户主一起种下的一株枇杷树，还专门为她创作了一部大型音乐剧——《挥向天空的翅膀》。

“鹤汀云栖”。“汀”在词典里有水边平地的意思，鹤汀是鹤的栖息之地了。

这也是生命安放的一种形式吧？如果我们一定说，盐城滩涂的延伸是土地的一种生长，那实际上也是鹤群的生长——生长的翅膀挥向盐城的天空。



晨曦 李昊天 摄

心上田

邱立新

一天清早，父亲带我去山上栽树，父亲立苗，我填土，干得正热火朝天时，我的电话响了，接完电话，我跟父亲说：“爸，我单位有事儿，现在得回去。”“峰啊，啥事呢？”父亲关心地问。“工作上的事，我要调到新部门了，领导说下午找我谈谈。”我说。“那行，那快回去吧。”父亲说完拿走了我手里的铁镐，于是我开车走回到了单位。

一个月后的一个礼拜天早上，天刚亮父亲就给我打电话，说让我回家看看。我以为父亲有急事不方便说，就开车往老家奔。可到家后家里一切跟往常一样，父亲也字不提是啥事儿，只说：“峰，今天赶上休息，放松放松，跟爸上山看看林地。”

于是我跟父亲来到了山上。三十多年前，父亲承包了这片荒山，经过不懈奋斗，现在山上绿树成行，果树成排。我们来到一个坡地，父亲说：“峰啊，我从年轻开始守山种林到现在三十多年了，这林，就是我的心头肉，命根子啊！你看，这块林有了这道防护沟，水就能顺流而下滋养林木了，等到雨季时呢，林木又不能遭水灾。”

这时山风清凉，阳光正好，父亲又指指远处的林海说：“你看我这布局，不同的林有不同的朝向，不同的地势，照顾了通风和阳光，又规整。”没想到父亲绕来绕去是为了向我展示自己的成绩。我心里想。于是我连连赞叹道：“爸，您真是守山种林的好手哇！”

走过这片林，父亲又领着我转到一片果林，他指指果林边的地沟问：“峰，你说这些沟有啥不同？”我上前仔细打量半天，说：“防护沟纵横交错有深有浅，有宽有窄，因地制宜。”父亲点点头，忽然很严肃地说：“说得对，每种林木对雨水的需求不同，早了涝了都得兼顾。峰啊，现如今你工作上有了新发展啦，爸没啥文化，教不了你啥东西，但觉着工作上的理儿跟管林带的理儿差不多，不贪不占，讲原则寻方法才能干好，你说呢？”我恍然大悟，没想到父亲的目的是怕我在工作上走岔道。我马上跟父亲说：“爸，您放心，我知道该咋做……”

后来有一天，父亲在山上干活着凉了，夜里高烧不退，镇上大夫说：“老人烧出了并发症，赶紧去市医院吧。”到了市医院，因为事发突然，我们没办成预约手续，排不上号。我就攥着父亲的手说：“爸，放心，我能想办法。”半昏迷的父亲听说我要想办法，突然使劲抓紧我的手不松开，我一下子明白了父亲的意思，父亲是怕我犯错误，可这是生死攸关时刻啊！

一家人正急得团团转时，一个护士走了过来，说有个预约患者掉号了，按规定给父亲走绿色通道。那天，父亲经过医生的奋力抢救，终于度过了危险。

父亲出院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，我回家看他，他拄着棍儿下地，让我陪他到山下散步。林带边上，父亲春天种的花草生机勃勃开得正鲜艳。我笑着说：“爸，您种啥栽啥都长得好。”父亲开心地笑了，弯腰拔掉漫上道基的几棵花草说：“峰啊，你爸活这一辈子的经验就是，不管啥时咱都要守规矩，哪怕以生死做代价。”我一下子怔住了，父亲的话像树梢间洒下的阳光，让我心头一热。我望着父亲大病初愈后还有些苍白的脸，感动地说：“爸，我懂您说的是啥，您放心。”

“懂就好，咱要养好一颗心，守好心上的田。”父亲拍拍我的肩膀，终于笑了。那时那刻，夕阳正红，父亲站在两棵高大的树木间，身形被拉得很长。